

为有慧眼识英雄

——读史沫特莱《鲁迅是一把宝剑》

唐天然

史沫特莱于一九二八年来到中国。第二年，她就和鲁迅先生结识。此后，他们往来密切，在革命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逝世以后，史沫特莱又怀着深切悼念的心情，写过一些追忆的文字*，其中有一篇：《鲁迅是一把宝剑》。这篇文章不仅使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而且说明史沫特莱对鲁迅先生的思想、战斗、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时，史沫特莱虽被列名治丧委员会，但她并不在上海，而在西安疗养。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她进入延安。年底，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八路军总司令部当记者。一九三八年她流着眼泪恋恋不舍地离开前线，到了大后方汉口。同年十月，汉口陷落前不久，她离开那里，复随新四军转战华中、华东。《鲁迅是一把宝剑》就写在这个时期，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而作。

* 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史沫特莱悼念鲁迅的文章共三篇。《追念鲁迅》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版的《文学》杂志九卷四期。《记鲁迅》是《中国的战歌》中的一章，书成于一九四四年。《鲁迅是一把宝剑》则先在《文化月刊》（安徽）第三期（1939年10月20日）发表，后又刊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五日在上海出版的《新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译者“凡容”。

此文不同于她的另外两篇回忆鲁迅的文字。那两篇文字着重回忆了和鲁迅的交往，特别记叙了鲁迅五十寿辰庆祝会的情况。而此文极少有史实性的叙述，主要是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评介。实际上是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可谓颇有见地的“鲁迅论”。

文章开始时，史沫特莱就怀着十分尊敬的心情给予鲁迅先生以崇高的评价。她说：

他具有罕见的深入于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观察力；这一稀有的深刻的观察赋与他的以描画其所见所知的才能。只消三言两语这么一来，就象一把宝剑似的锋利而且分明。他的作品往往象一把宝剑。他的观察是那样分明，他的作品是那样锋利和辉煌，他的见地是那样革命，使我相信中国将来的史家，倘不研究他的著作，决不能真实地绘出这一伟大的历史的时代。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能够朝着经历过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熟悉并洞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又敢于大胆地揭露。特别是后期，他能够运用掌握了马列主义解剖刀来分析社会的矛盾，因此具有深刻的观察力。十分了解鲁迅的史沫特莱，把鲁迅誉为“宝剑”，是颇为形象，又很贴切的。鲁迅先生对于旧社会的邪恶势力，十分憎恶，从不稍避其斗争的锋芒；他的作品，尖锐辟透，切中要害，恰如出鞘之剑，锋利无比。

史沫特莱说，鲁迅先生的作品，一般地可以从几点来了解：

第一，他与各种各样的封建制度、风习和观念作斗争。第二，他与政治上的反动作斗争。第三，他与各种贪污腐化作斗争。当他运用他的笔象一把宝剑似地去摧

毁它们的时候，他另一方面提供与此相反的中国的新兴力量；他提供以革命的民主主义代替封建制度与政治的反动，以诚实廉洁代替贪污腐化，他用他的笔来保卫这些新兴力量，同时，他努力去打定新兴文学，新兴艺术和现代科学的基础。

史沫特莱对鲁迅作品的这一概括，和毛主席关于鲁迅的论述精神是一致的。她指出鲁迅先生不但以他的作品和封建制度、风习和观念斗争，进行思想革命，给人以启蒙教育；而且用它们参加实际的打击反动势力的政治斗争。鲁迅创作文学作品的目的，乃是志在改造社会，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清结旧帐，开辟新路”。因而，他努力去摧毁腐朽的黑暗势力，同时热烈地讴歌新的理想社会；他反对旧的垂死的事物，又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一点，史沫特莱是看得非常真切的。

文章接着以大段的文字叙述了鲁迅自己翻译、并且推动了许多作家去翻译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又特为编印了好多现代绘画艺术，尤其是木刻的书。这些，史沫特莱说，鲁迅的目的是，“纯粹作为师法的借镜”，“他希望新中国去探讨全世界的文化，藉使自己的文化少壮起来和丰富起来。”史沫特莱还说：“当我从欧洲来到中国，发现中国竟有一个对西洋文学知识这样渊博深湛的人，我老实吃了一惊。他知道现代的欧洲作家比我多得多，虽说我正来自他们中间。”文章又说到鲁迅先生“用笔和舌去鼓舞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并且由此谈到，鲁迅早期学习医学，但后来“他老实不情愿为了个人赚钱而用毕生精力去疗治富人的小病痛。他希望出一把力，去改造祖国的基础，而他以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作一个新思想的捐客。”于是他先前选择了短篇小说，后来又运用了杂文这一形式。

史沫特莱说：“某些中国人莫名其妙地把他（鲁迅）叫作‘中国的高尔基’，或者叫做‘中国的肖伯纳’。他不象肖，也不象高尔基。他是地道的中国货色。”史沫特莱的这一论述十分恰当中肯。鲁迅先生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斗争，蕴含有极丰富的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非常深广非常宝贵的思想。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特色。他虽然接受了苏联和西欧文学的影响，却是以中国革命的需要为前提的，而且是向着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文学道路发展的。鲁迅先生自己很明确：“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记苏联版画展览会》）在评论英国木刻家比亚兹莱时，他还指出，比亚兹莱受外国作家影响却也不少，“不过这影响于他是吸收而不是被吸收。”（《〈比亚兹莱画选〉小引》）史沫特莱指出的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文学艺术的创作，仍有启发。

在我，仿佛鲁迅并不曾死。那是因为他的著作不仅有几小时或者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的价值而已，他的著作是纵垂久远横被世界的。他的著作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而斗争和再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间毫不宽容，不知道惧怕。无畏的斗争作成他的性格的凸出的因素。那就是他的作品为什么在今天和过去一样的真实生动，为什么在未来的若干年间对于进步力量永远是活生生的有权威的前驱，和为什么人们难于相信他真的已经死了的缘故。

史沫特莱的这一段话，道出了鲁迅作品的不可朽意义。鲁迅眼光锐利，思想深邃；他深入历史和社会，无私无畏地揭露生活的真实；而且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他的作品记录了革命的宝贵经验和血的教训，使凡是革命的人民都会得到启发。因而正如史沫

特莱所赞扬的：“纵垂久远，横被世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在文章的结尾处，史沫特莱再一次提到：“中国的史家，倘不阅读他的著作，决不能了解从五四到现在，从现在以至未来的若干年间这一时期的中国。”是的，鲁迅先生的著作和中国革命血肉相联。它反映着人民的意志和理想，洋溢着时代精神，从中可以看到时代车轮的辙印。当今的史家，倘不研究鲁迅的著作，决不能真正认识现代中国的历史面貌。

鲁迅确是一把“宝剑”。然而，为有慧眼能识剑。能够识出这把宝剑的，也必须得有一双“慧眼”。史沫特莱是鲁迅的战友，曾经和鲁迅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共同斗争。她曾说过：“他（鲁迅）是我生平最珍贵的朋友之一”。（《追念鲁迅》）还说鲁迅是“一位在以后所有年月中成为我在中国生活中最有力的人物。”（《中国的战歌·记鲁迅》）她十分了解鲁迅。史沫特莱又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荣战士，曾经和中国人民军队的将领和士兵们并肩战斗，练就了一双“慧眼”，她又具有深刻的观察力。因而史沫特莱能识别出鲁迅是一柄光芒四射的宝剑。而且，还是在鲁迅逝世不久，她就对鲁迅先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历史又证明了它的正确，这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么？

今年五月六日，是革命作家史沫特莱逝世三十周年。这位深深热爱中国人民和土地的美国朋友，解放前，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在中国的大地上，和中国人民一起，劳碌奔波，战斗了十二年；解放后，遵照她的遗嘱，一九五一年将她的骨灰安葬到了中国。如今，她沉睡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已经二十九个年头了。今天，让我们以深入学习她对鲁迅先生的论述，从中汲取力量，来作为对她的一种特殊的纪念吧！

写于一九八〇年五月六日，史沫特莱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

